

神秘的报案者

神秘的报案者

神秘的报案者

神秘的报案者

神秘的报案者

神秘的报案者

明天出版社

Shen mide bao an zhe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惊险侦破小说。它反映了我公安战士与经济犯罪分子的斗争。案件错综复杂，有骗局、盗窃、敲诈和凶杀。女侦察科长张洁，在斗争中表现出非常的机智果敢，最后将罪犯一网打尽。

故事情节环环相扣，波澜起伏，读后会感到触目惊心，令人深思。

目 录

第 一 章	奇怪的车祸	1
第 二 章	一封敲诈信	6
第 三 章	神秘的报案者	11
第 四 章	蒙面女贼	15
第 五 章	两案原来相连	19
第 六 章	月夜湖畔	24
第 七 章	深山女尸	28
第 八 章	黑五子可疑	31
第 九 章	神奇的密码	35
第 十 章	卷宗里的匿名信	40
第十一章	火化证存根上的日期	45
第十二章	专案组长的回忆	49
第十三章	莫名其妙的信	54
第十四章	雨夜乱石岗	59
第十五章	磁带上的对话	63
第十六章	巧会报案人	68
第十七章	写匿名信的人	76
第十八章	案情分析会	83
第十九章	跟踪广州	88

第二十章	摩登女郎	93
第二十一章	绑架	98
第二十二章	紧急电话	104
第二十三章	秘密窃听	110
第二十四章	罪恶的供述	116
第二十五章	落入陷阱的女郎	124
第二十六章	二狗蛋的尸体	130
第二十七章	情况突变	136
第二十八章	小站外的搏斗	145
第二十九章	局长的策略	149
第三十章	订立攻守同盟	153
第三十一章	抓到狐狸尾巴	158
第三十二章	机场行动	165
第三十三章	全案全结	170

第一章 奇怪的车祸

一辆崭新的客车，在公路上快速行驶。

客车行驶到孙家庙路口，鸣了两声笛，正要过路口，斜刺里突然飞出一辆自行车。骑车人是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朝着客车冲来，离车头不到三米远，擦着客车右侧飞驶而去。此时，汽车司机却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弄慌了神，为了躲避自行车，方向盘一打，汽车朝左冲去，一个急刹车，由于汽车的惯性，车头撞在了路旁的杨树上。

客车的前保险杠被撞断，水箱挤扁，前玻璃粉碎，司机满脸是血，车内一片哭叫声。

张洁坐在车的中间位置，由于急刹车，前胸被撞了一下，隐隐作痛。车停住后，她急忙站起来，把后车门打开，招呼大家先下车，然后又和几位青年将司机架下车，拦住过路的一辆轿车，把司机运往医院。

骑车人早已无影无踪。

张洁沉思了一下，一步跨上车门口处，面朝乘客高声说：“旅客同志们！大家静一下，发生了车祸，都很焦急，可是车已经不能开啦，希望大家耐心等待一下，送司机的轿车现在可能已经到了医院，他们会马上打电话告诉交通大队和汽车公司的，很快会有车来接我们。”

乘客看着这位皮肤白嫩、穿着淡绿色连衣裙，端正秀气的年轻姑娘，都信服地平静下来，纷纷在路边的树荫下坐下来。

这时，一位留着长发的青年乘客，手提黑色人造革提包，走到路中心，拦住了一辆过路的130货车，操着胶东口音，向司机说明自己有急事，怕误了点，请司机捎到A市。司机看了看出事的客车，朝小青年一挥手，示意让他上车，小青年上车后，130货车急驰而去。

不一会儿工夫，远方传来警车呼啸的警笛声，红灯闪闪，来到现场。

警车上跳下三名交通民警。张洁忙迎上去，简要地说明了一下出事的经过。

民警听了张洁的介绍，又查看了客车的撞击部位，拍了照，丈量了刹车时车轮在公路上的划痕。然后又向乘客询问骑车人的面貌特征、自行车型号以及

逃窜的方向。

这时，A市汽车公司的客车来到现场，张洁忙招呼大家有秩序的上车。张洁向出事现场的民警握了握手，并向留下处理善后工作的汽车公司的同志打了个招呼，最后一个上车。

客车朝A市飞快地行驶。

坐在张洁前边的一位中年男子，伸手把放在货架上的黑色人造革提包取下来，抱在怀里，回头朝张洁笑了笑说：“谢谢你，不是你出头，还不知等到啥时候。”

张洁宛尔一笑，没有回话。

中年男子骂了一句：“骑车的那个小子真不是个玩艺儿！”

他这一句话，又引起车内一阵咒骂声。

客车缓缓地开进A市汽车站。

张洁从头顶的架子下取下了公事皮包，等乘客下车后，她最后一个离开。她来到出站口，不远的地方站着她的两个战友——侦察员邵斌和技术员苏文湖。

邵斌二十五岁，身材魁梧，四方脸膛，剑眉下闪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苏文湖和邵斌相比，显得有点文质彬彬。

“嗨，张洁！”苏文湖呼喊着，“车怎么误点

啦？”

邵斌忙从她手中接过公文包。她笑着说：“误点？差点没命了！”

“出事啦？”邵斌惊诧地瞅着张洁。

“看把你吓的，她这不回来了吗。”苏文湖捅了邵斌一把，“走吧，上车再啦。”

三人钻进车内，邵斌开车，张洁坐在司机旁的座位上。苏文湖独自坐在后边。车开出汽车站广场，苏文湖伏在张洁的靠背上笑嘻嘻地说：“张科长，你这次出发，可把俺邵老兄想坏了。”

邵斌扭过头，假装生气地说：“又胡咧咧啥。”

“好，我多嘴，到吃喜糖时，罚我多吃几块。”

“怪不得你叫文湖，文思像湖水，可就是一肚子坏水。”张洁进行反击。

“二比一，我宣布文湖败北。”苏文湖举手做着裁判的手势。

车内一阵笑声。轿车穿过天桥。

“张科长，你没出站之前，有一中年人手提黑色人造革提包，慌慌张张地问俺车站派出所在哪里，我问他出了啥事，他说手提包在发生车祸时，被人换了。”

“噢，这个人呢？”张洁侧过身来问道。

“去派出所啦。”

“邵斌，开车去派出所。”她果断地说。

“派出所会登记清楚的。王局长有话，让我送你回家，休息一天再上班。”邵斌没有理睬张洁的话。轿车继续向前开。

“我当时在现场，便于帮助他回忆，分析情况。”她解释着。

“俺俩是执行局长的命令。”苏文湖仰靠在车座靠背上，不紧不慢地说。

车已进入最繁华的东方商场路口。张洁正在焦急时，突然在人群中发现了那个拦130汽车先走的年轻人，只见他手提黑色人造革提包，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急匆匆地行进。他还时不时地回头张望，眨眼工夫，进入商场大门。

“停车！”张洁猛地大声喊道。

邵斌急刹车，致使车轮子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

“我发现了可能提错包的人，他刚进入东方商场。邵斌，你开车去商场南门等我，苏文湖随我来！”她命令着，然后打开车门，钻出轿车，带领苏文湖直奔东方商场。

第二章 一封敲诈信

张洁和苏文湖进入东方商场，四处寻找，被她追踪的青年人已无影无踪了。

邵斌将轿车驶到东方商场南门，停了下来。他望着张洁从南边最后一个商店走出来，一脸愠怒的神色。他忙打开车门，她和苏文湖钻入车内。

“那个人是不是发现了我们？”苏文湖说。

“不可能，跑不了他。”她把头发往下一捋。

邵斌心里很清楚，他对她是非常了解的。在共同的工作过程中，他知道她是一位有着强烈事业心的女性，具有男同志的坚强，女同志的细心，一旦接案在手，没有任何困难能阻挡她解开秘密。由于她具有非凡的能力，曾连续破获几起疑难案件。她在A市公安局是赫赫有名的。

她在车内仍然向外扫视着行人，心内却暗暗责备自己，让一个重要线索从自己的手指尖滑走了。

轿车在她家门口停下。她下了车，与两位同事挥手再见。

她的家在南郊。住宅是一所宽敞的独院，院内是一个灰砖铺就的长方形小院。院当中砌着个花坛，上面开放着无数朵鲜花，花坛北面是一排出檐的平房。整个院落雅致、幽静。

母亲方玉平迎了出来。张洁喊了声：“妈！”撒娇般地扑上去。

“死丫头，看你这个疯样子。”方玉平嗔怪地骂了一句，随手接过张洁手中的公文包，“快去洗澡间洗个澡吧。”

张洁进屋往床上一仰，猛地坐起来：“爸爸呢？”

“进门就问你爸爸。他呀，出去啦，他也是一进门先问小洁回来了没有，你爷俩骨肉里亲，恐怕我不在家，一个问的也没有。”方玉平乐呵呵的。

张向坤一步跨进屋内。

“爸爸！”张洁一下子从床上跳了下来。

“你一回来，咱家里就充满生机。”张向坤慈爱地望着女儿。

张洁向爸爸讲述了路途上的奇怪车祸，长发青年之谜。

“听起来怪有戏剧性。”张向坤评论道。“看来

这黑色人造革手提包内大有文章，明天，你先弄清包内是何物，再弄清被调换包的人的身份。”

张洁点点头：“在车上我已安排苏文湖去派出所了解情况，邵斌去布署各所检查旅馆，寻找那个胶东口音的长发青年。”

饭后，张向坤去市公安局开会。他是前任局长，现在虽然退了下来，仍没黑没白的工作。

张向坤刚走，门铃响了。张洁去开门。

“啊，黑五子，快进来吧！”她说着，迎进一位中等身材、留着小平头的男青年。他神情恍惚，愁容满面。

“你有空吧？”他吞吞吐吐地问。

“有什么事吗？”

“我想麻烦你一件事。”

“进屋说吧。”她将黑五子让进客厅，给他倒了一杯茶。他接过茶杯，定了定神，从口袋内掏出一封信，递给张洁。她抽出信笺，展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黑五子：

你发了大财，成了几十万元户，祝贺你！

有罪同受，有福同享。我命令你五天内将五万元人民币送到凤凰山牌坊北大松树下的石洞

内。胆敢不从命，小心狗头！

落款没注日期，只是在信笺的下方画了两根十字交叉的骨头。

她将信笺重新装入信封，问道：“你是什么时间收到的？”

黑五子叹了一口气说：“今天傍晚，我妻子正在我开的门市上营业，当时人挺多，顾客走后，发现柜台上有一封信，就收了起来。我打开一看，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张洁思考一下问道：“谁知道你有这么多钱？”

“我从释放后，一直无正当职业，办了个个体证，经营服装，买卖挺兴隆，不瞒你说，我现在挣了七、八万元，根本不是几十万元户。知道我有多少钱的，除了我妻子，别人根本不知底。”

“信是傍晚送去的吗？”

“肯定是，正在我妻子最忙时。”

“她没发现可疑人吗？”

“她说没注意。”

“她是什么看法？”

“她开始同意送钱，说是破财免灾，我不同意。”

“你在监狱时，里面的人绰号有叫十字骨这样的名字的吗？”

他想了想，摇了摇头。

“好吧，怎么办，我明天通知你。”

他感激地说了声：“谢谢！”走了出去。

第三章 神秘的报案者

张洁向王局长汇报了一下情况，立即赶回科里，同志们都等待着她。

“知道你不会休息。”苏文湖还没等她坐下就迎上去说：“我昨晚去了派出所，报案的叫葛金亭，是青岩县化工厂业务员，据他讲，包内有合同单据、协议书和一些材料，没有有价值的东西。派出所的小孙说，此人报案时，显得非常恐惧。他告诉小孙，他在A市等几天，如果发现换掉的提包，可通知他来领。小孙问他如何通知他，他说住下后来个电话。但是那个人并没有来电话。”

“噢，换错的包内有啥？”

“有啥？你都想不到，满满的全是卫生纸。”

“看来换包人早有准备。”

“准是个专干换包的犯罪分子，这次没运气，换了一堆纸。”苏文湖说。

张洁没有表示什么看法，扭过头去问邵斌说：“检查旅馆的情况怎样？”

“一无所获。”邵斌懊丧地说。

她了解完情况，将黑五子的信取了出来，让大家传着看了一下，然后又介绍了黑五子叙述的经过。

邵斌仔细审视着恐吓信，边看边说：“从信的字迹看，与我市前几起发生的案件字迹完全不同，这封信还画着符号，口气也硬，胃口也大，准是个亡命之徒。”

“管他亡命不亡命，这是给咱送菜来啦。”侦察员曹峰来了精神，一挽袖子，就像马上擒来似的。

“苏文湖，你给青岩挂个长途，了解一下葛金亭是否回去啦，包内到底是些什么材料。”张洁交待了任务。

“邵斌，曹峰，你俩再去找黑五子了解一下情况，从他周围扩大一下线索，要秘密进行，第五天晚上让他送‘钱’，我们架网等候。”

邵斌、曹峰走了出去。

时间不长，苏文湖要的青岩长途接通。苏文湖要总机转化工厂，化工厂的负责同志回答说厂里根本就没有个叫葛金亭的，厂里的业务员都在家，也没有在外出发的。苏文湖放下电话，将情况报告了张洁。

张洁沉默不语。用手中的笔轻轻地撞击着材料纸，停了一下她问道：“报案人为什么谎报单位呢？”

“是不是怕单位知道。”苏文湖琢磨着说。

“这样的事，能瞒得住吗？我看这里面有文章，恐怕报案者的名字是假的。”

“既然这样，咱就来个民不告、官不究，报案者不说实话，可就没办法啦。”

“不，报案者可能有难言之苦，应尽量找到他，弄个水落石出。”她坚定地说：“小苏，你再去趟派出所，让所内注意这个人，一旦 he 去问包的下落时，要立即通知我，如果他是打电话，千方百计弄清是从哪个电话处打的电话。”

苏文湖骑上摩托车，一溜烟开出市局大院。

快到下班时，办公室的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张洁拿起话筒：“喂，哪里？是我，什么？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好吧，你先用摩托车带着小孙去汇泉宾馆，我马上就到。”

她放下电话筒，骑上摩托车风驰电掣般地朝汇泉宾馆赶去。

来到宾馆门口，苏文湖和派出所的小孙已站在门口等候。她刚把摩托车支下，苏文湖双手一伸：“又晚了，打电话的人走啦。”